

戰國策楚卷第五

縉雲鮑彪校注
東陽吳師道校

楚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中

南皆其分也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中有雲

宣王肅王子元年

齊楚搆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告急於宋

豈請宋許之子象為楚謂宋補

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也

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之末

必利也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于強

楚也言以助齊犯楚之怒而將法齊之急言楚
戰勝楚勢必危宋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

邯鄲之難

趙成侯二十一年魏援邯鄲此十六年

此章爭論乃明年事按史年表圍邯鄲齊敗魏在次年昭奚恤謂楚

王曰王

元作里補曰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使魏

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敵

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也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

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如與魏共攻害必深矣

何以兩敵也且魏令兵以割趙

形而有楚之不救已也言雖有楚而不見援

兵以為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

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敵而齊

秦應楚耳非與楚合也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

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兵少故楚取睢濊之間

江乙為魏使於楚昭奚恤曰臣居魏後乃且楚故其

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

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勝哀十六年楚以譚有

人未知果不謂楚王曰臣入境聞楚之俗不敵

魏語以為魏

人未知果不謂楚王曰臣入境聞楚之俗不敵

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

鄭鄭殺之勝請伐鄭子西劫惠王誠如是臣等之罪也矣

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斷專左右俱曰無有如出一口矣

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

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

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

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

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遂逐

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此

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攻萬物

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

百獸之畏虎也

補曰大事記江乙之言如此則

十二國史春秋後語食我百獸我及人臣見

昭奚恤與彭城君

彭城屬楚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

問焉江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

姓云一本更有此謂慮賢也

彼思慮之也正曰謂使我疑

江尹也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故為梁山陽

君山陽屬魏請封於楚知其無功

而山陽怨楚楚王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

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以山陽君故楚王告昭子

昭子曰臣朝夕以事聽命言其親近而魏入吾君臣之

間以惡奚恤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油吾君臣之

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為人也近若矣若猶恐也夫

苟不難為之外謂魏也豈忘為之內乎臣之得

罪無口矣無幾日也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為有執而愛

之執言其狗嘗溺井溺去音其鄰人見狗之溺

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遠

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

魏之寶器臣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則

邯鄲事在乙居魏時故并邯鄲之難於前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上

分爭則上安分則不比爭則不周為揚惡張本王亦知之乎願王

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

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

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

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終已謂王不知者何也

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

兩聞之彪謂兩聞之是也然必以明上苟不明則適為江乙謹口之資耳

之言術數家之論也下比周上固危矣苟上皆分爭如齊之田闕唐之牛李上亦豈能安乎愚按此與前章言用侯云云意同

江乙說於安陵君名壇失其姓楚之幸臣按魏記注召陵有安陵應屬楚而魏軍亦有

同號者別一人也正曰按說苑作安陵經勢去類

聚同壇經字有訛彼以為得幸於楚共王今出之

宣王非也正義云鄢陵故城在許州鄢陵縣西

北李奇謂六國時為安陵按鄢陵召陵皆屬魏

按元和姓纂安陵小國後以君無咫尺之功

安陵經楚王如則以為女子

地作地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眾見君

莫不歛衽而拜撫委而服正曰撫猶撫也

委曲也補曰何以也曰王過舉以而

姚云已一作色按已以通色色言謬以不然無以

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

落而愛淪淪變也是以嬖色不敝席嬖廢而幸者

愛寵臣不避軒避猶退軒曲輒語中也中敝則退

云不敝言不久之意避是故字無補曰如左自嬖友

曰女寵不敝席男愛不盡輪或出今君擅

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為君危之安陵君

曰然則奈何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為殉補曰姚云奈

何下曾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

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為君道至今未効君不

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

生之言未得聞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澤名在湖南

楚辭集注雲夢澤在方八百里跨江兩岸

任江北今王沙監利景陵等縣是也夢在江南今

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是也結駟千乘補曰結連也

也夢音素亦作去聲結駟千乘補曰結連也

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蜺虹兕虎嘯之聲若

雷霆補曰兕若牛而青補有狂兕詳兕虎嘯之聲若

行也若詳則羊耳補曰字書有依輪而至王親引

詳字茲即反又我與詳通也

弓而射一發而殪

補曰宋王招魂青驪結駟

與王趨夢考課後先君王親

王抽旃旄

後考憚青兕文頓與此合

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

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

問安陵安

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

編次簡也

之出則陪乘

陪重上也此

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

得以身試黃泉尊螻蟻

願為尊以辟物尊陳草

作式李善引同延叔堅論云為王先用項黃泉為

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為安陵君

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彪謂此非君子之言也安陵妻婦也江乙為之謀又其卑者安有君子而美此流哉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人請其宅以上其罪

則宅入官故可也客因請

請上測知之也客因請之

客因請劉作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

罪故其宅不得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

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為以故與奚恤

客曰非用故也曰請

如何也

威王

宣王三十年壬午

蘇秦之楚三日

補曰一本標後語上

乃得見乎王談

卒辭而行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

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蘇秦為趙合從或在連激儀入秦後當為七年說楚威

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

西有黔中巫郡屬南郡補曰徐廣云黔中東有夏

州車胤云夏口城上有洲曰夏州補曰方傳楚北

復水口在荊州江陵縣一本標盧藏用注後海陽

廣陵東今揚州海陵縣劉氏云楚中東境南有洞

庭補曰洞庭蒼梧交州郡正曰正義云蒼梧山在

北有汾陘之塞陘召陵陘亭補曰陘

有誤四字連郟陽讀亦不順史作郟陽補曰郟陽

正曰正義云順陽故城在鄧州穰縣西

新水之陽徐說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

乘騎萬疋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

大王之賢與大王一本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

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南而朝於章臺

下矣秦臺在咸陽見楚記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

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

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

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鄢郢見前

之治之其未亂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矣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言諸侯輕去其國以從楚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之妙音美人必克後宮矣趙代良馬橐駝奇畜必實於外廐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不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夫爲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

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其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補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壤秦有舉也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旌析材注竿首以精進士卒而無所終薄

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

從傳有在說五國後彪謂五國之聽蘇子也華而

秦之心念之熟矣異夫患諸國之不可合徒稱從命者也補曰大事記取

威王問於莫敖楚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

之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

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

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

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

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腹項也一暝而萬山不視

謂死不知所益志於死也以憂社稷者亦有

此本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人

此言將何謂也言謂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

關穀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

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回作月之積故彼廉

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今尹子文是也昔者東

公子高各註身獲於表薄表野外薄林也而財於柱

國財材同社國定白公之禍見哀公寧楚國之事

恢先君以拚方城之外恢大也集韻拚音取也四

封不廉封封城廉猶禮六廉言無事故不察也

一本四各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

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吟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

溝溝上有吟朱子曰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

溝聞千畝吟為阡

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

楚地兩軍補補曰姚之間夫卒交千夫自莫教大心

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本于楚國

亡之曰元作月補曰姚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

一人若猶扑擊也若粹一人粹粹也以與大

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以是為可故斷胆決腹

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救大心

是也傳不書正曰左傳柏舉之戰楚大夫少皞

其乘廣死司馬沈尹成傷而死句甲利而

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昭大夫悉屬

散焚冒勃蘇定四年以為中包背聲近豈蚡月之商

符分反及冒亡北反索隱云蚡曰吾被堅執銳

也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

糧潛行上崢山崢崢山踰深溪蹀躞暴蹀躞暴

日而薄秦王襄公之朝雀立不轉踰也晝吟宵哭七

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痲而殫悶殫悶

而走之疾趨也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

勃蘇乃蘇蘇死更生也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勃蘇

蘇對曰臣非異言非楚使音新造造盤盤

造大良造遂為此謬說按字書盤張留反引擊也

山曲曰盤此無義盤音庚字通又音列非也當是

此字新造盤似言始構難今降庚焚冒勃蘇其與

之云文當有訛舛或在吳字下

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願令之而不謂或衍起寡人聞之萬東之君得罪一士杜穰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出齊郡廣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楚地或疑是夫遂蓋齊楚壤界一在此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楚地或疑是夫遂其思以憂社稷者楚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楚將結關於宮唐之上宮唐結猶交宮唐舍關奔郢曰若有孤時未知昭王存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

宮負雞次之典

楚國法也雞一有雞是所以治

守者皆離其局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

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補曰五官蒙穀獻典五官

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

之執圭田六百畝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

苟社稷血食血謂牲餘豈患無君乎補曰餘遂自來

於磨山之中後志磨城子胥所造蓋以此山名

通傳論曰昔蒙穀負書不徇楚難注引策其楚戰

於歷山也唐李說見秦策至今無冒謂犯法

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

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

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

馮而能立也馮依式而能起橫木有所敬則備焉

據而後能立馮而後能起言以約食故無力也或

疑士不當言細腰荀子云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

餓人一木標墨子云楚靈王好上細腰故其臣皆

三飯為節息而後帶淵堵而後起尹文子韓非

子皆言一國有飢色餓人今按墨子三卷中食之

無比文三卷者別木也古墨子篇數不止此食之

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一作就而

乾元作章補曰當關之其君好發者發發其臣決拾

車攻注決鉤弦拾遂也遂發也正曰詩注無此

字決以象骨為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間體

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遂弦亦名遂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

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

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

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大王之大臣父兄好傷

賢以為資資為已厚賦斂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

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

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王所愛者皆不播則亦

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羣臣之相惡也惟

大臣父兄言不輕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慾以

補曰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為主死

易垂沙之事未詳其畧訓楚兵死者以千數同死易止千數下句為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

以千數至於無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之

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臣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已廢貴且使已賤故人難之此策本公蘇秦之他不可先於之楚故次之此彪謂此策人主所當先務人臣之上節也蘇氏弟兄言之若此者二三節而已正曰蘇子未知果秦否序次無擇進賢之而出於蘇氏不過欲時君用已而發言是而為則也非

懷王威王王子元年四十年癸巳

韓公仲相衍韓公仲相四字章內初不齊楚之補曰此四字必錯簡

秦與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乎楚楚補王使景鯉之秦鯉與於秦魏之遇於其遇時為秦軍有其事在惠九年後懷王初也楚王怒景鯉恐齊以楚遇鯉楚謂為有陰於秦魏也

恐齊以此謂楚有私於二國且罪景鯉為謂楚王曰臣賀鯉之

與於遇也秦魏之遇也將以合齊秦而絕齊於楚也今鯉與於遇齊無以信魏之合已於秦而攻於

楚也將絕齊於楚而楚使與焉故齊疑之齊又畏楚之有陰於秦魏

也必重楚故鯉之與於遇王之大資也今鯉不與

於遇魏之絕齊於楚信明矣齊補楚信

必輕王故王不如無罪景鯉以視齊於有秦魏

同示齊以楚有二國齊必重楚而且疑秦魏於齊疑楚使王

曰諾因不罪而益其列列位次也下稱上曰向也止軌便也凡九十字

韓王曰鄉也子曰天下無道今也子曰乃且攻燕

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

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鬪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且非楚之任而楚為之是敝楚也強楚敝楚其於王孰便也曰姚本凡九十七字在韓策自為一節乃楚策虞卿謂春中之文脫簡誤衍畧有不同鮑於韓策既刪去全不見其文而於此復不明言在楚策後章補曰與魏之占為有之為如字楚王逐張儀於魏使魏逐之儀初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為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為臣不信王勿與為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則可不聽是王今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此言魏即與盟諸侯所耻正曰十二年

五國約以伐齊

齊補曰字秦秦惠後七年始韓魏

年正曰五國伐秦可考策併言齊不可考惟王為從長率五國伐秦之明年齊敗魏趙了觀津即城

所謂齊反昭陽謂楚王曰五國已破秦必南圖趙魏者歟

楚正曰王曰然則柰何對曰韓氏輔國也楚

好利而惡難好利可營也營猶求可惡難可懼也

我厚賂之以利其心必營我悉兵以臨之其心必

懼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

之後雖勿與地可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地人

一本大之韓見公仲曰夫牛闌之事木馬陵之難

魏三十年齊破魏馬親主之所見也王謂公仲

使益強親字疑常王苟無以五國用兵請劫在見字上

列城五請悉楚國之衆行也也以圖

當作圖上於齊此下著齊人反趙魏之後而楚果

弗與地則五國之事困也

五國伐秦魏欲和大事記此六國既使惠施

之楚楚將入之秦納施而施行和杜赫謂昭陽曰

凡為伐秦者楚也據此則楚時與伐非燕也

言餘說見秦策義渠君章今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

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

請聽秦以和請於秦而聽其命昭子曰善因謂惠

施曰凡為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為和楚得補曰

將補曰當作得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

魏而和惠子反魏王哀正不說杜赫謂昭陽曰魏

為子先戰折兵之半補曰折闕之折謂病不聽請

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此折出子何以救之以其東

有越元作累此言越有傷蒙正曰此書北無管

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補曰此言

正曰赫陳楚陰請秦之謀以誑魏今恐魏昭子曰

善因令人謁和於魏補曰為子

秦招秦而伐齊冷向補曰冷倫氏之後謂陳軫曰秦王也

必外向言合他國楚之齊者善者知西不合於秦

必且務以楚合於齊齊楚合燕趙不敢不聽齊以

四國敵秦是齊不窮也不屈向曰秦王誠必欲伐

齊乎不如先收於楚之齊者楚之齊者先務以地

合於齊則楚必即秦矣秦能收楚之善齊者則其初雖欲合齊楚今必背齊

合以強秦而有符晉晉楚則燕趙不敢不聽是齊

孤矣向請為公說秦王元在韓策

張儀之楚貧初至王未之重舍人怒而欲歸張儀曰子必以

衣冠之敝故欲歸待我為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

后懷王鄭襄美人補曰袖衷同周紫楚王不說

鄭袖當是善舞故名袖者所以舞也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

前嘗欲逐之於魏正曰彼此前後不張子曰王無

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

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璣珠不出於楚

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

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黑言其髮也

也立於衢間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楚王曰楚僻

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見

補補曰此之獨何為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

后鄭襄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

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秣林側鄭襄亦

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閉關不通未知

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中飲補曰上

中樂酣注飲酒半醉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

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便所安者習所便也

反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裒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
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偏矣
未嘗見人如此其美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

曰子釋之釋猶置吾固以為天下莫若是兩人也

辱於楚相未嘗至楚其至楚在復相秦之四歲此

十六年正曰不可考補曰大事記引蘇氏云儀之

所以求用者其術至此此所以言必信而功多也

楚懷王拘張儀以其欺楚將欲殺之靳尚用為儀謂

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

必輕矣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裒曰子亦自知且賤

於王乎鄭裒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忠之忠信

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

美又簡擇宮中佳衍說字補麗好說

人喪德習音者以權從之習音所謂習者

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為湯沐邑湯沐邑為女

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絕秦女資強秦以

為重挾寶地以為資勢補曰此下為王妻以

臨于楚王惑於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于子

益賤而日疏矣鄭裒曰願委之於公為之奈何曰

子何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

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

交畜張子以為用子之子孫必為楚太子矣此非

布衣之利也

利在王鄭襄遽說楚王出張子

史楚顧得張儀而獻黔中秦王欲遣之曰弗忍言儀請行曰臣善靳尚尚得事鄭襄襄所言皆從使楚儀固已料是謀之必中矣

楚王將出張子

楚本自為恐其敗已也

作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

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旄

之智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

靳尚而殺之微不顯也使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

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

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

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彪謂張旄欲窮儀則如殺

說者殺尚以儀之智為足以免於死也

記靳尚之出張儀欲以求福也反以殺身事變之

來亦安可迎隨哉此可為小人之成屈尔曰前大

臣見欺於張儀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吁豈惟屈

原雖庸人孰不謂然懷王聽靳尚隨之不惜其誰而

之既出之又恐其敗已而使尚隨之不悟其誰而

之見殺則雖怒而終不能誅儀也杜忠言感非說

玩弄於儀掌殿之上召寇劫師喪國亡身死有餘

責特以為秦人詐誘天下互從而於之

計其愚闇強懷六國之主無与輩也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出儀後曰秦地半天下

兵敵四國四方被山帶河

固被寢衣也虎賁之士百餘萬冠屬中郎

牧誓注若虎賁獸言其猛也周禮有虎賁氏非始漢車千乘騎萬匹聚如丘

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死難矣主嚴以明將

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收取之易無道

也恒山屬趙之元氏此作常劉向遊文帝講也
曰正義云常山在鎮州西**正曰**史記已作常漢時

傳寫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

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

明矣格猶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為大

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

國敵侔交爭侔齊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

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後上流下

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

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

夫約從者聚群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

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

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持州大

從人者飾辯虛辭飾綠飾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

不言其害卒有楚禍秦伐楚之禍史無及為已是

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

於汶山居貧切屬蜀都湔氏道即岷山循江而下

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舫平音併舟也一舫載

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

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打關柳

雞足故訓至楚記晉伐楚其為打關以距之儀傳

注巴郡魚復有打水關**正曰**徐廣云魚復有打水

捍關史楚肅王四年蜀伐楚打關驚則從竟陵以

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

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北竟之地非幽州郡秦兵之攻楚

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城之

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

禍此臣所以為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具人五

戰史不三勝而亡之陳卒盡矣陳卒盡矣

有偏守新城一偏之戍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

者易危而民敵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

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

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

心也補曰攻大即下功字攻諸侯自當言攻

齊趙按此前二年五年六年皆有攻趙之事而

謀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齊

微侯漢諱武帝作通此亦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

中楚王大怒與師襲秦補曰請本有此四字與秦

戰於藍田又却秦惠十三年取漢中又敗之藍田

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

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一作危於此者矣是故願大

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關元作開

高天下之匈上

開史同按諸本多作開也或作大開不若開義長

之匈秦下兵二邑必拒之則開不通故楚可以此

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

晉當天下匈其地是秦晉齊楚之交道大王悉起

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為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奔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其事在其死後儀以此明其以詐死耳蘇秦為客所刺設計以取賊故車裂而得賊今儀言如此蓋備從親也夫以一詐偽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其事勢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帚之妾帚糞也以酒掃之役自居楚曰云云以楚最強大故爾効萬家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

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謂計無便於此者故

敝邑秦王惠使使臣獻書之從車下風書國書非

之際必有風焉不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

東海之上寡人年幼言時不習國家之長計今

上客幸教以明制秦王之制誥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

遣使車百乘獻雞駘之犀抱朴子通人犀中有

夜光之璧鄒陽言魏文侯歸於秦王

却名駘雞犀

傳在諸國之先

說事秦故楚赦儀之後所說止五國儀說楚王與

秦和親楚王既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故計之備

平諫不聽卒許儀遂說韓齊趙燕皆聽儀歸報未

張儀相秦復相謂昭睢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

乎此皆楚之要地無此曰無有曰無昭過陳軫有

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不能復得及臣此儀為秦

謀去楚張儀曰為儀謂楚王逐昭過陳軫請復鄢

郢漢中秦惠十三年取漢中故至是許復之鄢郢

昭言之二人逐則楚無昭昭歸報楚王

楚王說之有人謂昭過曰甚矣楚王不察於名者

也韓求相工陳籍周策陳作師而周不聽魏求相

綦毋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曰補曰

縣畜我也待我如今楚萬乘之強國也大王天下

之賢王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

待行行補曰當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

且儀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欲立功所欲貴富者

魏也取富貴欲為攻於魏為魏必南伐楚故攻有

道外絕其交交謂內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國也

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

楚之眾故亦逐之則楚眾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

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為王使

齊交不絕補曰儀聞之其効鄢郢漢中

必緩矣齊楚大國也儀惡其合今合而是昭睢之

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楚王令昭睢之秦重張儀說秦使未至惠王死武王

逐張儀王因收昭睢以取齊收捕繫之也昭睢儀

楚故捕繫 睢以外儀而合於齊 補曰 以收桓城為捕繫則與收韓魏字義頓異恐有差誤

為睢謂楚王曰從元作橫 橫親之不合也儀貴惠王

為王所貴 而善睢也今惠王死武王立儀走公孫郝甘

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固不善睢也必

以秦合韓魏韓魏之重儀言昔儀有秦而睢以楚

重之今儀困秦而睢收楚國謂見秦韓魏欲得秦必

善二人者郝與二人者補三字 補曰 姚云六將收韓

魏輕儀而伐楚以楚嘗重儀故 方城必危王不如復睢

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挾魏重以與秦爭魏

不合秦絕句 王亦不從不從秦 補曰 姚云王三則方

城無患

張儀逐惠施於魏儀時隙秦相魏比十九年 惠子之楚楚王受之

馮郝憊謂楚王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

與施相結 是欺儀也臣為王弗取也惠子為儀來者

耨者來而惡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弗行也此說

施必儀逐之而來必有惡儀之言使施善儀為儀

而來豈行此惡儀之言哉 正曰 謂逐惠施者非儀

而王與施結約則是欺儀臣所以為王不取惠施

為儀逐來歸而使王與儀交惡施亦不必行此

且宋王偃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聞也今之不善

張儀也今謂 天下莫不知也今為事之故今為楚

棄所貴於讎人貴謂儀讎謂施不善儀也楚王首

也儀也 臣以為大王輕矣且為事邪誠有為儀之讎而為 王不如

舉惠子而納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為子勿納也

今必德王今謂儀補曰而惠子窮人而王奉之

又必德王此不失為儀之實而可以德惠子王曰

善乃奉惠子而納之宋補曰以為如字

陳軫元作告補曰恐當作去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

曰常是曰軫猶善楚為求地甚力左爽林謂陳軫

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

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為資儀言已為楚四而得復

楚楚聞其為陳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

楚王喜欲復之補曰魏策有同

魏王哀無考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襄知王

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

之官室卧具擇其所善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

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襄知

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

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襄知王以己為不

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

為見王為此惡鼻故則必揜子鼻新人見王因揜

其鼻王謂鄭襄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揜其鼻何也

鄭襄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襄曰其似惡

聞王之臭也王蓋有臭疾王曰悍哉令荆之無使逆命

不通新人之言補

楚王后死自張儀拘時獨言鄭襄則后死久矣

楚王后死無據使真為懷王鄭襄必不待視耳所有

矣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

曰王不聽是智困而交絕立后也新所立后

然則說者不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

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補曰不買上宜有何字就

齊明說卓滑疑即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

明之來也蓋來自為樗里疾卜交也明說楚大夫以

伐秦皆受明之說也唯公弗受也臣有辭以報樗

里子矣卓滑因重之此明因敗為成之說也樗里

或以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楚有公不聞

老萊子楚有道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

也補曰姚云一本齒六十而盡相靡也靡同今

富摯能有材而公重不相善也重猶是兩盡也

謂兩強俱斃若齒諺曰傳言見君之來下之來馬

車則見杖起之在坐則起音戶起音去上聲今也王愛富摯

而公不善也是不臣也彪謂王之所愛誠善人也

不義也此止蓋以富摯能為足愛也夫能之

老子曰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治之柔邪齒之亡也

豈非以其剛邪孔叢子云老萊子謂子思曰子不

見夫齒乎雖堅剛卒盡相摩舌柔順終以不敝按

秦伐宜陽此二十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朋元作

同修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免於危言也

陽為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陳軫對曰

之王勿據也以韓朋侈之智於此困矣今山澤之

獸無黠於麋鹿屬也也慧者儼敏也麋知獵者張網前而

驅已也因還走而冒人蒙犯即人至數獵者知其

詐音朔偽舉網而進之偽舉網使使其進而麋因

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偽舉網而進者必眾矣

舍之王勿據也韓朋侈之智於此困矣楚王聽之

宜陽果技陳軫先知之也此策亦可作韓侈以公

韓說見秦

四國伐楚楚記二十八年秦楚令昭睢將以距回秦

楚王欲擊秦昭睢不欲桓臧為昭睢謂楚王曰睢

戰勝三國惡楚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

攻楚以勁秦楚堅其伐秦王昭怒於戰不勝必悉起

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音疲而以利三國也戰不勝

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睢之兵令之示秦必戰

秦王惡與楚相敵而令天下利以相敵令天下

使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見楚將必戰必割地

也秦可以少割地而收秦一本無害字是秦楚之

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

城渾周出周人名有誤字故太出周下連三人之文城渾

於元作三三人偶行偶同

後南游於楚至於新城莊六年注新城新密

有北屬楚蓋河南密也正曰信作蘇誤新城說見秦策下章言新城陽人陽城在汝州當是也此說

者城渾說其令曰補曰周顯王十九年秦置令

縣令今楚亦有此稱鄭魏者楚之要國也變古者非特秦矣稱鄭魏者楚之要國也

充而秦楚之強敵也鄭魏之弱而楚以上梁應之

此山陽濟陽故梁近楚故也正曰故梁宜陽之大

也時秦已楚以弱新城圖元作圍之蒲坂平陽相

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此言百里之

里邪下五百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

上梁亦不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

漢志楚分野言江南地廣云此皆遠哉故非所恃

難曉注強故解尤甚楚王何不以新城為主郡也

守也為郡則士馬盛可以備秦正曰大事記漢

郡者縣之主故謂之主郡又郡縣說見秦策漢

甚利之此渾言其欲新城公楚縣大說乃為

字補曰姚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正曰盡

字補曰姚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正曰盡

主郡城書作成補曰姚本無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果以新城為

韓公叔有齊魏得二國而太子有楚秦韓

蘇代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以爭國補曰六

瑟也伯嬰鄭申為楚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正曰

陽縣有陽人聚補曰正義引括予太子楚王怒將

罪之對曰臣矯予之以為國也臣為太子得新城

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之得其事齊魏必伐韓韓

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太子不

勝不勝公叔然元作然然而不死今將倒冠而至言其歸

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不罪也韓襄策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曰與補曰一本之五大夫

楚而令私行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

不可收也是元作得補曰姚賞無功也得趙而王

無加焉是無善也不賞其善王不如以十乘行之

杜赫怒而不行陳軫謂王曰是不能得趙也

楚王問於范環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

足以知之補曰史楚懷王新與秦婚而惜秦聞甘

云云環王曰吾相甘茂可乎范環對曰不可王曰

何也曰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知元作如

云一作事君小不知處室以苛廉聞於世甘

茂事之順焉言大不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

之好譖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

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

嘗用召補滑於越召滑見而納句章甘茂傳

昧之難秦唐昧楚將此二十八年越亂故楚南察

瀨湖察猶治也言楚有而治之南陽有厲音賴

察勝而野江東以江之東為野此言楚雖有唐昧

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已

用之於越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鉅速忘矣

也 **正曰** 王若欲置相於秦乎若公孫郝者可夫公

孫郝之於秦王 昭親也 **補曰** 史少與之同衣長

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 言其素重 真大王之相已

王之相蓋楚也 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 甘茂傳有

補曰 上蔡史俱作下蔡末云楚使使

魏相翟強死為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 言老

公子勁也 秦勁也 相魏魏秦之交必善 勁秦人而

正曰 俱 無考 秦魏之交完則楚輕矣故王不如與齊約

相甘茂於魏齊王 閔 好高人以名今為其行人 為

齊請如其使者禮 請魏之相齊王必喜魏氏不聽

交惡於齊齊魏之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

樗里疾留首之讎也 實言欲易 而魏秦之交必惡

疾相秦茂 又交重楚也 取其首

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太子為質 曰

年太 昭睢謂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效地

於楚公出地以取齊 猶收 鯉與厲且以收地取

秦 收前所効者蓋二人之辭曰楚出地取齊楚

鯉乃楚臣秦可因之以責地見 公事必敗 楚不借

楚弱而勸秦收所効之地恐非 公事必敗 秦地中

翠賂齊楚 公不如今王重賂景鯉蘇厲使入秦人

得楚賂不復 秦恐 以齊楚 必不求地 不取地而合於

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 兩國各不取地而止

國之與和好也言翠能和兩國之約 **正曰** 戰國之

時秦之割地希矣惟赧王十七年割三城和齊韓

魏一事爾懷王末年楚益以弱雖合齊秦未必
懼而割也効地於楚者令楚効地恐者恐或如此
之辭也景翠必與景鯉蘇厲不合者故唯言翠既
以地賂齊則秦恐或且因蘇厲景鯉而今楚効地
是翠出地取齊而二人收所出之地以取秦事
豈不敗乎今不如重賂二人使入秦為解則秦恐
或必不求地而與楚合齊見秦楚之合若不中地
則是公能和好結約也○秦恐必不求地秦字疑
當作齊謂重賂二人入秦則齊知秦楚之和好結
敢求所賂之地若果不求是公能知秦楚之和好
通亦

術視人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睢勝秦於

重丘屬平原蘇厲謂宛公昭鼠鼠為宛尹曰王欲昭

睢之乘秦王楚王猶凌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

之分也必出漢中出兵伐此請為公令辛

羊戎謂王戎楚人貴於秦如曰秦兵且出漢中則

公之兵全矣欲其備秦故

秦敗楚漢中此三十年秦伐我楚王入秦秦主昭

之游騰為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

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

之盟而歸之楚王畏秦畏必不敢背盟背盟

曰宜復有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聽也而秦志在

亂楚不為之動所以卒併天下後人守此

頃襄王懷王十七年癸亥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

而歸齊王隘之隘阻未即許求地也予我東

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

傳請退作追而問傳慎子曰獻之地

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

太子入致命齊王曰致命歸誠之吉曰致命

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為王

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

使來求東地為之柰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

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

求反國主墳墓復羣臣復見歸社稷也以東地五

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為之柰何子良曰王不

可不與也王身出王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

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

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

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柰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

乘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

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與故

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

求東地五百里為之柰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

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王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

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則去

守二十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

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與也與

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

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

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

王怫然作色曰怫鬱也臣曰怫音拂常與孟何謂

也慎子曰臣請効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

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

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

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

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為

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

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責東

地典猶取主猶守且與死生地有則生失地死之悉五尺至六十三

十餘萬敝甲鈍兵願承下塵凡人和地則有塵

故言下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

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

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

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齊東地

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縮甲也不然則須待戰

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

不用東地復全處謂此四國慎子能兼用

優乎方之晉五法其勇也此書乃說上

太子歸史記獨謂太子歸而王乃發

不達薨夫秦能劫留之豈不能衛之

死太子在外郢中必王以絕秦望夫子以齊之

忠立王而時蘇太子則是以太子卒不得位亦非也蓋

不之用割地雖不載其語也正曰項襄之辭於齊

昭常之與是矣然不知出地而較計於大小之

間抑未矣子良之與而復攻繆矣景鯉為之索

於秦夫不共戴天之讎在所知擇具是非決以大義

援哉鯉罪特甚也慎子不知秦之責齊曰隘使太子

請皆用之則兼其失矣且秦之責齊之口而西人

皆無一語及之尚何足稱乎陳說並見齊策

春秋戰國之時在他國而逃歸者多矣豈無衛之

者邪以此疑懷王之逃不可也補曰

使車使人之使如字為身之為去聲

女阿詳未謂蘇子曰秦栖楚王懷王見初危太子者公

也今楚王歸此蓋其喪歸正曰此謂度之言太子

南自齊歸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知

太子之怨已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

子蘇子必且為太子入矣入言其歸之也

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復請於蘇子詳此亦無

疑此乃齊策蘇子說薛公章脫簡青女阿

又他章錯脫文說薛公章末欠蘇子自解於薛公

一節此為蘇子自解於

太子也疑亦有差舛

長沙之難長沙荆州國懷二十九年秦大破楚

子橫為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橫因與韓魏

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此非新立王也昭

曰不若令屈署以新東國為和於齊新字以動秦

秦恐齊之敗東國上言齊與兵攻而令行於天下

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遽令屈署以東國為和於

齊此即子良之秦王昭聞之懼令辛

羊戎告楚曰母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

之在中者正曰韓非子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

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

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

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

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

殺彪謂此謾士乃不可不殺則士故之不能若

也藥之能不死者乎人耳非能使刑者不死且人

以獻王何与汝而問之是安得無罪也正曰人獻

藥於王奪而食之固不得為無罪而罪不至於此

者世豈有不死之藥哉明臣之欺王此士之故以

悟王也其志則忠矣鮑謂不可不殺悼哉

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三神山而方士盛其

齊以淖君之亂事補曰姚云秦其後秦欲取齊

合故使蘇洵之楚洵固皆令任固之秦秦明朝

王曰秦王昭欲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洵來

以示齊之有楚親示齊以資固於齊為在齊見

楚見其必受固是楚補曰一本之聽洵也適為

固驅以合齊秦也所謂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大

洵來補曰一本此下之辭必非固之所以齊之

辭也洵之辭必厚楚而薄齊王不如令人以洵之

辭謾固於齊謾欺也以洵薄齊之辭告齊則固齊

有獻不死之藥者知當時此術蔓延浸淫不獨

齊然也屈平遠游之篇曰一氣孔神考於中夜有

虛以待之考無為之先長生久視之方無以

易此惜乎楚王之不知也此策時亦無考

補曰姚云

補曰一本

補曰一本

補曰一本

補曰一本

補曰一本

補曰一本

秦必不合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

漢中可得也王即欲以秦攻補曰一齊淮泗之

間亦可得也元在齊策曰從舊可

莊辛楚人補曰元和姓纂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

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皆楚之節也輦從謂

輦出則二專淫逸侈靡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

老悖乎悖背道也也言老而耄也將以為楚國妖祥乎

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

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遊於趙

淹留以觀之淹亦留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東舉鄢

郢巫上蔡陳之地此二十一年白起拔鄢置南郡襄王流於

元作城陽流謂走拊覆也謂自匡成陽屬城陽

是指此於是使人發騶騶神也徵莊辛於趙謂莊

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

事至於此為之柰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

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牢閉養也未為遲也

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

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

夫蜻蛉乎蟲一名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

啄螽蟓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

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元作鈞

作膠絲之正曰頰師古急就章注以蒙非水取以

頰師古急就章注以蒙非水取以

山飲茹溪流茹飭馬也故与吐反

食湘波之魚湘水出零陵屬長沙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

馳騁乎高蔡之中即上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

子發方受命乎靈元作宣宣當作靈王繫已以來結

而見之也昭十一年楚子誘蔡侯假之於中

若宣王蔡滅八十年矣道應訓子發仙蔡宣

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

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州而

載方府之金其方四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

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

王昭填填兵滿也甯塞之內隘之塞回東木轉動改竹

故云然燕策亦有案左氏定四年左司馬成謂子

常直轅真軹注漢東隘道史春申傳秦跡

塞而攻楚蘇秦傳塞郢阨正我云中羅山縣

漢郢縣州有清平閣蓋古郢縣之阨塞又云石城

山楚母家涉郢塞亦指此而正義誤以為河東太

陽郢城初不與楚相涉何遠忘前說也大事記作

鍾山縣按曹志申州有鍾山羅山兩縣中州今信

陽軍也龜野子同謨胡反隘當從阮音

而投已乎甯公襄王聞之顏色憂作身體戰

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之桑榆故其季年保境善鄰差為無事此東為有

力焉補曰與淮北云云句上有缺文新序曰身體

悼栗曰謹受令乃莊莊辛為成陵君而用計焉與

舉淮北之地鄢陵亭作新安○大事記頃舉既失

郢都復召莊辛聞其言至於色變體慄此其所

能稍復故地也復取江南十五邑在頃長三十二

年新序又載楚襄王計舉淮北之地三十二

侯蓋喪亂之後補敗扶傾之計皆出於幸特不能

大有所為耳劉辰翁極抵幸小人謂何策之有皆失乃

齊韓魏共攻燕燕惠七年書韓魏楚共伐燕他年書則楚當是齊北二十七年

宋蓋宋未滅時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

將而救之陽後至考烈六年猶相宋當頃景陽

年至考烈王六年九月三十年猶相暮舍使左右司

馬各營壁地壁軍已植表如華表以景陽怒曰其

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滅猶沒也此欲用此焉可以

舍乃令彼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

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焚燕而攻魏雖丘雖非同

取之以與宋宋時已為三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

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前西和門

晝以車騎暮以燭通使於魏魏本車齊師

之以為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兵已去魏

失其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還元在燕

以救燕故在燕補曰

考列王襄王子年年已亥

唐睢元作且旦見春申君春申君曰齊人飾身修行

得為益益謂有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絕江河唯

險不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義人其而

之業臣聞之賁諸懷錐刃正賁專諸諸吳人刺

盛兵而天下為勇當作謂西施衣褐褐相

後稱勇而天下為勇當作謂西施衣褐褐相

子漢禹貢傳注並云毛布而天下稱美今君相

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

等少也夫梟其之所以為能元作能為者

頭有翅梟以散其佐之也散請夫一梟之不如不

勝五散獨善不如衆智亦明矣今君何

不為天下梟而令臣等不散乎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皇覽今穀梁然

南南亳故城即湯都宋州北大蒙城為亳

武王以鎬元作鄠

皆不過百里以有大

下今孫子荀天下賢人也荀君藉之以

里之補勢時為蘭臣竊以為不便於君何如春申

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史言孫子

而貧困家蘭趙趙以為上卿各又說春申君曰昔伊

尹補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

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

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

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為書謝曰

人憐王病雖惡非猶愈於劫

可不審察也此為劫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

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其

私

以禁誅於已也

察其私則恐人誅故弑賢長而立已故主斷以禁之

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

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

曰自立也

昭元年

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

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

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

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

襄二十五年

近代所見李完用

趙餓主父

立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推閔王

之筋

擢引也

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癘也

疾

補曰癘委勇切胞當披交切

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

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

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情

王可也因為賦曰

補曰賦曰

賦曰以下寶珍隋珠

蛇傷瘵而愈之蛇銜明珠報之世之所寶所珍

不知何者禕衣與絲

畫袍不知異兮問妹子奢

補曰

奢即子奢也

昭云梁上魏翟之美女楚辭云奢或作都故以為鄭之美人莫知媒兮媼母求

之媼母都醜也

正曰醜婦

又甚喜之兮以督為明

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以惟其

同

言舉世皆然曰朱子謂此言哀亂之極人懷私意垂異反易至於如此故呼天而問之曰何

為而可使之同乎同則合乎天理之公是非善惡皆當於理而天下治矣明天意悔禍則轉禍為福

撥亂反正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瘵病也言天

賢故不能川豈有知之以一人言去之又以一人

言召之其特探安在也荀卿絕之宜哉卿言有也
趙孝成王論兵而史不言之趙失之卿禮義人也
使卿而在楚春申必無李園之禍此書蓋知之矣
補曰按詩曰以下荀子無之二句乃究卿之辨神
詩作蹈傳謂當從策也詩作焉本言人誰不欲朝
事王而王甚神朝之無不自取病今借以言天之
威神甚可畏不可不為託身行道之所則已誤矣
黃歇亂人卿乃以為託身行道之所則已誤矣
謂卿雖非孟子比然以詩書禮義言治其書除
言兵要為異於戰國之士者此篇下載於其書
即侘詩末章其言狷賢良而直幼弱廢正適而立
不義遠引楚圍崔杼村近述李元淳尚制切春申
然首以法術知軒為言則亦出中商可謂感流俗
而不可為於自信者也策獨載此而不及其他其人
又可知矣○史荀卿年五十始遊學於齊襄王時
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
向曰方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
寵之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號曰列大夫是時
荀卿年十五始遊學至襄王時最為老師齊尚禮
列大夫之缺而卿三為祭酒焉博一書之文則大
王時三為祭酒也大事記取史文書卿為列大夫
祭酒在襄王五年是也朱子采劉向而文稍異曰

卿少遊學於齊歷威宣至襄王三為稷下祭酒
史春中君死而卿家蘭陵春中之死在考烈王三
十五年齊王建之二十九年也上歷襄王三十九
年湣王宣王通五十九年乃及威王之世自手建
二十九年至宣王元年已為一百有五年卿之不
逮事威王明矣蓋向之言但為歷叙威宣之世不
其言猶先宣而後威不主為卿言也祭酒者古人
飲食必祭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後因以為官號
髡衍為列大夫之時卿年尚少其徒既已起眾
缺而卿與焉故卿在襄王時最為老師而三起眾
士之上也向之言視史猶明朱子偶朱之舉耳史
云五十始游學向云十五史字倒置無疑朱子時
之當矣

虞卿史不書何所人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補曰此二字

於安思危危則慮安今楚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
地不可不早定也為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
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王補不免殺之秦忠王封

冉子

穰侯也猶田曰嬰子文子

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以

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夫

公望封於齊邵公鄭封於燕為其遠王室矣今燕

之罪大而趙怨深

趙自燕王喜以來四十年無歲不戰起燕四年至十一年無歲不戰

十二年此二十一年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

踐亂燕踐奄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

秦策謂穰侯章趙策齊將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

魏魏齊新怨楚

昭陽救燕之役正曰燕策齊將魏共攻燕楚使景陽救之

攻魏雍丘以與宋云云時猶有宋去此時連燕

指以為懷王二十七年此為考烈王楚軍君雖欲

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王可

景閔王可言君聽其道魏

曰何如對曰臣請到魏而使所以信之為所可也

謂魏王曰夫楚亦強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

王曰補曰王曰以下鄉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

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

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鈞三何也夫千鈞非馬之

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闢兵於燕

則豈楚之任也哉元作我一作哉非楚之任而楚

為之是敝楚也敝楚是強魏也其於王孰便也

按史考烈王元年封歇春中君賜淮此地後十

年以地邊齊言於王以為郡請封江東因城

墟大事記謂利吳之安富也此策言楚王合林

乎頃襄之二十四年趙嘗伐燕豈或此時勸以

燕定封亦欲其取地於他國如魏冉子淮其邊

猶難之况燕地乎亦非計之便也然連楚使封卒用於城吳之時皆斯言有以啓之也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

王聽之也燕招末年用燕代說復約從此正曰此策時

以為春中合從無夫因詘為信謂謂快正曰不

患有成奮於患難勇者義之攝禍為福謂謂正曰

少為多智者官之官尊榮之稱正曰義之謂制大

報報之反報猶反也言屈伸墨墨之化謂謂正曰

治之其未著正曰報報之反言及復相墨墨之

化言變化無形惟大君能之者言其轉謂謂正曰

妙又非勇智者所可及也新序晉平公謂師曠謂謂正曰

矣子之墨墨也曠曰天下有五墨墨史商君傳謂謂正曰

紂墨墨以亡漢書寶嬰傳墨墨謂謂唯大君能之禍與

不得意皆同此字義或有異謂謂福相貫貫猶生與亡為鄰不偏於死偏猶專也不

偏於生專於衛生如兩不足以載大名謂謂正曰

於致死不專一於求生謂謂無所冠艾冠外艾也正曰

者不足以承載大名謂謂無所冠艾冠外艾也正曰

賊害艾即刈不遭賊害謂謂不足以橫世謂謂正曰

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入謂謂正曰

口集韻監聲也言利機正曰謂謂正曰

干主心下半年百姓也車取公舉而私取利謂謂正曰

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謂謂正曰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趙人全晉舊姓正曰謂謂正曰

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謂謂正曰

荀子議兵篇臨武君與師談兵於趙孝成王前謂謂正曰

楚將劉向新卿至趙與孫臏議兵於孝成王前謂謂正曰

未詳

見策

為齊宣王軍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為師世遠非是

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以

王處京臺之下京高也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

曰臣為君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

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

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鴈也

痛於身猶孽子言孽也女沒廢而有所生若木既伐而生樹於

文子薛為孽孽者罪也按此則取王曰先生何以廢而復生之義以譬傷弓之鳥

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

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

弦者音烈而高飛一本無者字烈作引其義為

者音之訛而衍也烈引之訛也故瘡墮也以瘡痛而墜今臨武君嘗為

秦孽嘗敗於秦未詳不可為拒秦之將也

汗明詳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

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

先生先生大息矣異於小休汗明慄慄焉

無字覺踏驚貌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

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

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

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為君終言也

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

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

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石內史為汗先

生著客籍五日一見著者書此語也曰著者

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至言可服服鹽

檻當作鹽車服在而上太行蹄申膝折中

用力故然尾湛附漬與沉同亦汗出於膚如潰漣汗

元作汁灑與汗對汁其重者白汗交流

也正曰白言其色外阪遷延貌正曰也遷延

棘而不能上負所戴也棘言步蹇正曰伯樂

補曰伯樂姓孫名下車攀而哭之解衣以蒙

也幕獲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君出金石

聲補曰此聲者何也何以然見伯樂之知己也

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集韻部統堀穴窮巷堀窮

窮巷為沉湍鄙俗之日久矣湍濁也君獨無意湍

僕湍手浣也使得為君高鳴屈於梁乎聲已之

謂世之懷材抱德之士陸沒於時若此曠者不少

而伯樂之懷材抱德之士陸沒於時若此曠者不少

邪故招延不可不博試用不可不詳也高鳴

作長鳴李善注廣絕交論一本標云類要高鳴

曰剪拂使其長鳴引策云一本標云類要高鳴

楚考烈王無子補曰此時無子也右史云楚幽王

殺猶而立負芻司馬貞云猶有庶兄負芻及春申

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又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後於

日還謁自趙還春申君問狀狀事對曰齊王遣使

詭言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

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國

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園乃與其

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豈在

雖兄弟不如令君相楚王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則

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即楚王更立王後彼亦貴

其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及

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有王且及身奈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

之封湖州園經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

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

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封爵可

得四封之內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

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

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立為王后楚王貴李

園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為王后子為太子

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

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

考烈王病朱英楚人曰後語觀人朱英注觀

志信都國觀津縣觀古玩反正義以為魏州觀城

魏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無妄言可以必

史作毋望謂無所期望而有得焉者義亦通又有無妄之禍今若無

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春申

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

為相國實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且將

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

謂攝也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遠南面

稱孤不不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

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精明王之勇

也不為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

必先入據本議據言不移議制斷君命制斷也

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

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為郎中君王崩朝

唯楚王更立楚王可曰楚王餘皆後人稱之

園先入臣請為君刺其胸殺之謂曰刺王為什刺

之為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

復言也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

恐乃亡去後十七日衍楚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

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棘門以春申君後入止

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

是使更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

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為楚幽王也是

歲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呂不韋所進以說始亦

為亂於秦不韋傳毒與大后私亂生子二人

並叙嫪毐之毒事豈無意哉二國宗姓已滅呂氏

也固宜抑諸國運盡詐窮平矣併於一時也

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銅龍而暗於事所以至於

一如李氏女所陳者歸相印而老江東之封不

杖策而去扁舟五湖為世陶朱抑可矣春申

此而計出於滅宗蓋小人之患失之禍勢必有

女前日事耳英不以此深矣然未聞道也春申

一卒自任雖多言亦何救於亂之事在未納女以

春申既納之後又入其乘間之言禍根已論生矣

可也歸印杖策禍亦隨之豈有曉理邪其論生矣

縱欲歸印杖策禍亦隨之豈有曉理邪其論生矣

以未聞道尤謬納女事秘人豈知之英之事豈其

淺觀其說而不聽可見責以匡正大臣之義豈其

然乎補曰越絕書記李園女弟環謂於春申中

後告園以吳封之三年微春申為令尹自使其子

親為假君治十一年幽王淫假君與春申併殺之

二君治吳凡十四年年姚氏今注其文謂隋經籍志

稱越絕為子夏作今雜記秦漢事出後人不敢盡

信史記絕國策列女傳不載女環名乃見於此書策

始終謂皆出環尤為異也其言烈王死後春申事亦皆不合姑記以廣異聞云

史疾為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也方術曰治列

子圍寇之言同禦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為

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圍盜乎曰可曰

以正圍盜奈何頃間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

人謂之何王曰謂之鵲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

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皆楚其任官皆吏

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烏不

為烏鵲不為鵲也

元在韓策曰為韓使楚故在

申韓之意而以為列國冠

所治何歟抑申韓

凡五十六章

楚懷王拘張儀章相連為一

章今別為二

至正乙巳前藍山書院山長劉鏞重校

戰國策楚卷第五